

剧王 曹 震

精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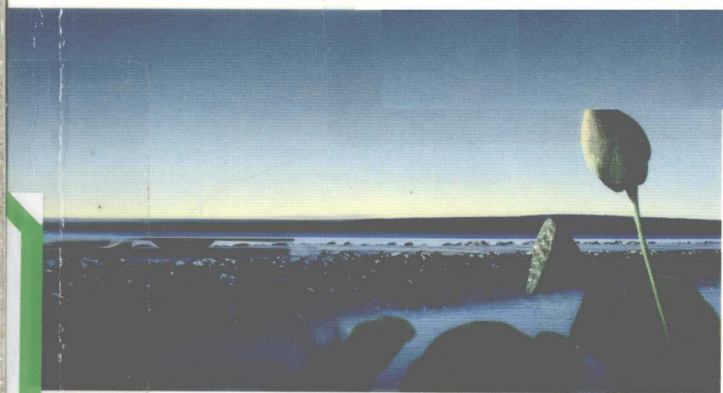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精品集丛书

LIU BANNONG

本丛书编委会 编



大师的魅力是永恒的。大师们的精品是性情的结晶，是思想的精髓，是语言的楷模，是文学的榜样。能窥得大师们的心路历程，得大师们行文结集之堂奥，以开我之心智，启我之文采，何乐不为。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刘半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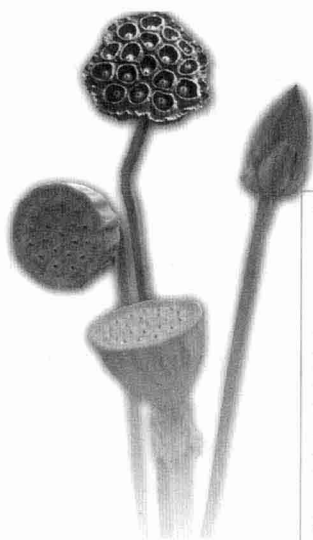
精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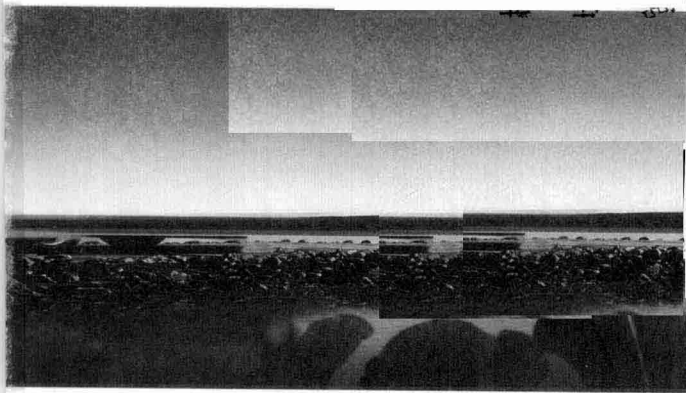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精品集丛书

LIU BANNONG

本书编委会 编



大师的魅力是永恒的。大师们的精品是性情的结晶，是思想的精髓，是语言的楷模，是文学的榜样。能窥得大师们的心路历程，得大师们行文结集之堂奥，以开我之心智，启我之文采，何乐不为？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半农精品集 / 《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精品集丛书》
编委会编著. — 广州: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12

(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精品集丛书)

ISBN 978 - 7 - 5100 - 1455 - 0

I. ①刘… II. ①中…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6961 号

刘半农精品集

责任编辑: 陶 莎 张梦婕

责任技编: 刘上锦 余坤泽

出版发行: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 84451969 84453623

http: //www. gdst. com. cn

E - mail: pub@gdst. com. cn, edksy@sina. 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通州区潞城镇七级工业大院 邮编 101117)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0 - 1455 - 0/I · 0183

定 价: 25.80 元

若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作者小传

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寿彭，改名刘复；字伴依、瓣依、半农，号曲庵，江苏江阴人。他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1891年5月27日，刘半农生于江苏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05年，14岁的刘半农从翰墨林小学毕业，以江阴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由八县联办的常州府中学堂。在常州府学堂毕业前一年，出于对学校保守的教育体制的不满和失望，刘半农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放弃到手的大好前程，毅然从学校退学。

1912年，刘半农只身前往上海，经朋友介绍，在时事新报和中华书局谋到了一份编辑工作，并业余在《小说月报》、《时事新报》、《中华小说界》和《礼拜六》周刊上发表译作和小说。为了迎合读者口味，他给自己起了几个艳俗的名字，如半依、寒星、范瑞奴等，而用得最多的笔名就是半依。由于国文功底好，悟性高，再加上勤奋和才情，刘半农很快成为上海滩文坛上一个十分活跃的小说新秀，拥有了一批读者。他在5年时间里发表了40多篇艳情小说，内容包括言情、警世、侦探、滑稽、社会等等有闲阶级阅读的消遣小说，如《失魂药》、《最后之跳舞》等等，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小说月报》、



刘

半

农

精

品

集

1



《小说大观》、《礼拜六》等杂志上，受到许多读者的追捧。

1917年夏，刘半农从上海返回江阴，一方面在家中赋闲，一方面思考着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由于没有固定收入，他只好靠变卖家中物品度日，经常穷得揭不开锅。就在一家人贫困潦倒的时候，他忽然接到了一封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寄来的聘书，正式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随着一纸聘书，刘半农这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一步跨入了北大这个全国最为显赫的高等学府。一个偶然的机会，醉心于通俗小说创作的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受震动，决定与旧文学决裂，投向新文学。1918年起，刘半农开始向《新青年》杂志投稿，表达自己文学改革的愿望。他署名时斟酌再三，觉得自己以前用那种香艳媚俗的笔名“半依”十分可耻，毅然去掉了偏旁，改为“半农”，以示与过去决裂。1918年1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时，正式署名“半农”，从此“半农”成了他正式的名字。

刘半农到北大后，自知资历浅，所以十分勤奋，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创作也十分活跃，但在北大这个学院派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像他这样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大学教授依然被一些人视为“下里巴人”，对他能否胜任教学工作常常表示怀疑。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半农考上了公费赴英留学的资格，并于1920年2月7日赴英留学。

1921年夏，刘半农转学到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1925年3月17日通过答辩后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刘半农在巴黎学习期间，还利用业余时间抄录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104件，辑成中国敦煌学发展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敦煌掇琐》，回国后于1925年出版。

刘半农爱国正直，不畏邪恶。1934年4月，他不顾白色恐怖，与钱玄同、李达等12人联名发出为李大钊烈士举行公葬的募捐书，并书写墓志和墓碑。1934年6月，为完成《四声新谱》、《方音字典》和《中国方言地图》的编写，刘半农冒着酷暑沿平绥铁路深入内蒙古一带考察方言方音，不幸染上回归热病，7月14日在北京逝世，年仅44岁。蔡元培为他撰写了碑铭。刘半农一生著有《半农杂文》、《半农谈影》及诗集《扬鞭集》，采编方言民歌集《瓦釜集》，还有《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专著。





目 录

散 文

- 饿 3
- 琴 魂 6
- 欧洲花园 11
- 阿尔萨斯之重光 17
- 马丹撒喇倍儿那 20
- 诗人的修养 28
- 辟《灵学丛志》 31
- “作揖主义” 34
- 她字问题 38
- 寄《瓦釜集》稿与周启明 41
- 国语运动略史提要 44
- 与顾颉刚先生论《静女》篇 47
- 与疑古玄同抬杠 49
- 开学问题 52
- 答《对于〈新青年〉之意见种种》 54
- 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 56
- 致胡适 58



刘

半

农

精

品

集

1



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	60
我眼睛里所看见的孔德学校	62
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	65
《光社年鉴》二集序	69
北大河	71
北 旧	75
与女院学生谈话	92
好聪明的北平商人	94
谨防扒手!!!	96
神州国光录	97
老实说了吧	99
为免除误会起见	102
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	104
质问法使馆参赞韩德威先生	106
五年以来	108
“女性”代“女人”根本不通	111
因《茶花女》之公演而说几句	112
甘苦之言	115
双凤凰砖斋小品文(选四)	117
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	119
“好好先生”论	125
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	127
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场布告	134
半农家信	136
致北平市长周大文	138
与张溥泉	140
徐志摩先生的耳朵	142
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	145
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	147
致钱玄同	155



刘

半

农

精

品

集

2



诗 歌

落 叶	159
稿 子	160
尽管是……	163
别再说……	165
铁 匠	167
学徒苦	169
沸 热	171
在墨蓝的海洋深处	172
敲 冰	173
奶 娘	182
一个小农家的暮	183
面包与盐	185
回 声	187
在一家印度饭店里	191
我们俩	193
巴黎的秋夜	194
卖乐谱	195
相隔一层纸	196
诗 神	197
情 歌	198
稻 棚	200



刘

半

农

精

品

集

3

散
文



饿

他饿了；他静悄悄的立在门口；他也不想什么，只是没精打采，把一个指头放在口中咬。

他看见门对面的荒场上，正聚集着许多小孩，唱歌的唱歌，捉迷藏的捉迷藏。

他想：我也何妨去——但是，我总觉得没有气力，我便坐在门槛上看罢。

他眼看着地上的人影，渐渐地变长；他眼看着太阳的光，渐渐地变暗。“妈妈说的，这是太阳要回去睡觉了。”

他看见许多人家的烟囱，都在那里出烟；他看见天上一群群的黑鸦，唧唧呀呀地叫着，向远远的一座破塔上飞去。他说：“你们都回去睡觉了么——你们都吃饱了晚饭了么——”

他远望着夕阳中的那座破塔，尖头上生长着几株小树，许多枯草。他想着人家告诉他：那座破塔里，有一条“斗大的头的蛇！”他说：“哦！怕啊！”

他回进门去，看见他妈妈，正在屋后小园中洗衣服——是洗人家的衣服——一只脚摇着摇篮；摇篮里的小弟弟，却还不住地啼哭。他又恐怕他妈妈，向他垂着眼泪说，“大郎！你又来了！”他就一响也不响，重新跑了





出来！

他爸爸是出去的了，他却不敢在空屋子里坐；他觉得黑沉沉的屋角里，闪动着一双睁圆的眼睛——不是别人的，恰恰是他爸爸的眼睛！

他一响也不响，重新跑了出来，——仍旧是没精打采的，咬着一个手指头；仍旧是没精打采，在门槛上坐着。

他真饿了！——饿得他的呼吸，也不平均了；饿得他全身的筋肉，竦竦地发抖！可是他并不啼哭，只在他直光的大眼眶里，微微有些泪痕！因为他是有过经验的了！——他啼哭过好多次，却还总得要等，要等他爸爸买米回来！

他想爸爸真好啊！他天天买米给我们吃。但是一转身，他又想着了——他想着他爸爸，有一双睁圆的眼睛！

他想到每吃饭时，他吃了一半碗，想再添些，他爸爸便睁圆了眼睛说：“小孩子不知道‘饱足’，还要多吃！留些明天吃罢！”他妈妈总是垂着眼泪说，“你便少喝一‘开’酒，让他多吃一口罢！再不然，便譬如是我——我多吃了一口！”他爸爸不说什么，却睁圆着一双眼睛！

他也不懂得爸爸的眼睛，为什么要睁圆着，他也不懂得妈妈的眼泪，为什么要垂下。但是，他就此不再吃，他就悄悄地走开了！

他还常常想着他姑母——“啊！——好久了！”妈妈说，“是三年了！”三年前，他姑母来时，带来两条咸鱼，一方咸肉。他姑母不久就去了，他却天天想着她。他还记得有一条咸鱼，接在窗口，直挂到过年！

他常常问他的妈妈，“姑母呢——我的好姑母，为什么不来——”他妈妈说：“她住得远咧！——有五十里路，走要走一天！”

是呀，他天天是同样地想，——他想着他妈妈，想着他爸爸，想着他摇篮里的弟弟，想着他姑母。他还想着那破塔中的一条蛇，他说：“它的头有斗一样大，不知道它两只眼睛，有多少大——”

他咬着指头，想着想着，直想到天黑。他心中想的，是天天一样，他眼中看见的，也是天天一样。

他又听见一声听惯的“哇……乌……”，他又看见那卖豆腐花的，把担子歇在对面的荒场上。孩子们都不游戏了，都围起那担子来，捧着小碗吃。

他也问过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吃豆腐花——”妈妈说，“他们是吃了





就不再吃晚饭的了！”他想，他们真可怜啊！只吃那一小碗东西，不饿的么——但是他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饿——同时担子上的小火炉，煎着酱油，把香风一阵阵送来，叫他分外的饿了！

天渐渐地暗了，他又看见五个看惯的木匠，依旧是背着斧头锯子，抽着黄烟走过。那个年纪最大的——他知道他名叫“老娘舅”——依旧是喝得满面通红，一跛一跛的走；一只手里，还提着半瓶黄酒。

他看着看着，直看到远远的破塔，已渐渐的看不见了；那荒场上的豆腐花担子，也挑着走了。他于是和天天一样，看见那边街头上，来了四个兵，都穿着红边马褂：两个拿着军棍，两个打着灯。后面是一个骑马的兵官，戴着圆圆的眼镜。

荒场上的小孩，远远地看见兵来，都说“夜了”！一下子就不见了！街头躺着一只黑狗，却跳了起来，紧跟着兵官的马脚，汪汪地噪！

他也说，“夜了夜了！爸爸还不回来，我可要进去了！”他正要掩门，又看见一个女人，手里提着几条鱼，从他面前走过。他掩上了门，在微光中摸索着说，“这是什么人家的小孩的姑母啊！”

1920年6月20日，伦敦



刘

半

农

精

品

集

5



琴魂

译 Margaret M. Merrill 所作

“The Soul of the Violin”

〔布景〕一间极破烂的顶楼，墙壁窗户多坏了；里面只有一张破椅，一张破桌；地上堆了些草，是当卧榻用的。桌上有一个旧酒瓶，瓶顶上胶了一小段蜡烛。蜡烛正点着，放出一星惨淡不明的黄光，照见桌旁坐了个容颜憔悴的男人，慢慢的开了桌上的琴匣，取出一张四弦提琴，向它点了点头熟视了一会，似乎痛爱到什么似的；又将它提了起来，同他自己枯黄的脸并着，当它是个懂得说话的人，向它说：

老朋友，完了，什么都完了！此刻我们俩只能说声“再会”了！上帝知道：我心上恨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卖去了代替你，只是我这个人已是一钱不值，而你，你这宝贝，咳！你知道么？那边街上住了个歇洛克，他把我什么东西多搜括了去，所剩的只有个你，现在他又又要拿出一百磅来把你也搜去了。咳！你想想：我这人背上没有一件褂子，顶上没有一片天花板，口中没有一些儿面包屑，一旦有这一百磅来，那么，你可不要怪我性急；





你只是几片木头拼合了，加上几条不值钱的弦，要是拼我一个人饿死在你身上，总有点儿不上算。要是即刻下楼，再走几步，把你交给那掌柜的，那就什么事多办妥了，一百磅就到手了。我得了这一百磅，可以马上离开了这耗子窠，外面去找间好房子住着；可以买些一年来没有入口的好东西吃；再可以同一班朋友们去混在一起，重做他们伙伴中之一份子。唉！一百磅，得了它简直是发财，简直是大发其财了。至于你，你既不知饥饱、又没有什么灵魂——且慢，我能断定你没有灵魂么？

说着，把手拨动各弦，一一侧耳静听，听了一会，说：你那E弦已低了些了。可是，有什么要紧呢，还得卖。

他已打定注意，立刻开了琴匣，想把琴装好了，随即提出去卖。忽然怔了一怔，听见琴弦之上，呜呜的发出一种哀怨之声，他大奇，连忙住了手，重新提出琴来，搁在脖子上擦了兩擦，说：怎么！老朋友，难道我把你卖去，竟是有害于你么？唉！我错待了你了，你竟是有心的，有知觉的，并且还有些记忆力，能追忆旧事的。

且让我来想想看：究竟有多少时候了？二十，三十，三十五年。呀！我一世之中，大半世是同你共在一处的。你我未遇之前，你的身世，我也很知道些。记得你搁置的所在，是一家希旧的铺子。铺主是个白发萧萧的老者。他与你相共，还不止三十五年，所以把你看得分外希罕，每见客人来到，便将你取了出来，读你身上所刻的字：“克雷孟那，一七三一。”可是，他别种东西多肯卖，却不肯卖你。这也因为他老人家有饭可吃，并不像我这样饿着肚子啊。那时候，除这老人之外，我便是最痛爱你的一个人，每见了你，总喜把你捧在手中，听你唱一曲歌。只因那老人不肯卖，我便朝朝暮暮的想着你；那种渴想的神情，无论什么事都是比不上的。后来有一天，那老人忽然把我叫到了他铺子里，向我说：“你把自己的旧琴送给我，我就把这克雷孟那送给了你罢。”我很惊讶，说：“怎么！你竟肯把这宝贝送给我么？”他说：“是的。因为我年纪已老，我这铺子不久就要倒给别人。要是倒给别人之后，把这克雷孟那卖到了什么样糊涂人手里去了，那就不是我数十年来竭力保存的本意了。现在想来，日后能同我一样保存这琴的，只有个你，所以不如送给了你。”那时我怎样喜欢，真是有口说不出。我把你拿到家中之后，随即提起弓来，在你那四条弦上咿咿呜呜的拉，





直拉到半夜还不肯罢手。自以为自此以后，我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一个孩子了。于是每到什么地方，总把你携在身间，不能一时一刻离了你；就是有人要拿整个世界来交换，我也决然舍你不得。唉！你知道，那时我的肚子不饿啊，到了现在，可就不大相同了。

他仍把脖子倚在琴上，举起一手，慢慢的抚摩琴上的四条弦。
他一半儿像醒，一半儿像在做梦；一壁说着话，一壁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唉！我们俩同在一起观看这花花世界，已有三十五年了。世界上的滋味，甜的苦的，我们俩都已尝到了。上自国王，下至乞丐，也都已听到了你，赏识到了你了。你还记得么？有一天晚上，我们俩同在柏林，在一家戏院里奏了套《梦中曲》，忽然右边包厢里，有一个妙龄女郎，从手中取了朵绝大的红玫瑰，对着戏台掷来，恰巧不偏不倚，正掷在你身上，那花柄上一个刺，又却巧绊在你弦上。我正想徐徐取它下来，却不防花已损了，只觉眼中一红，一阵鲜血似的花瓣儿，已纷纷堕至脚下。于是我伤心已极，即提起弓来，奏了一曲《最后之玫瑰》；你那弦上，也不期然而然的发出一种凄凄切切的颤音来。唉！我在那时，已早知道你是个有情之物了。到一曲奏完，我向台下一望，有无数眼睛，同时在那儿流泪。而那掷花的妙龄女郎，竟是泣不可抑，似乎她的身体，已被音乐管束着。到离座时，她忽然破声说道：“不，不！这并不是最后的玫瑰，世界上的玫瑰多得很咧，你看！”说着，将手中一大丛的红白玫瑰，一起对着戏台掷了上来。

那时候，我不知道那女郎心中所爱的是我，还是你。后来正当玫瑰盛开的时候，这玫瑰中之玫瑰竟死了。唉！老朋友，我想你总还记着：那天天已黑了，别人多已走了，我们俩同到她那长眠的所在，去和她话别，因为一时玫瑰甚多，我先采了无数玫瑰，把她周身都盖满了，然后提起你来，叫你唱歌给她听。哎哟！你那时的歌声真好啊！简直是她的灵魂，和全世界的玫瑰花的香味，一起寄附在你声浪之中了！后来又有一次，我与你奏乐，不知什么人掷来了一朵玫瑰花，我一时恼着，竟提起脚来把它踏得希烂。试问：那女郎既死，玫瑰还有开放的权利么？





以后可交了恶运了，我们俩不知为什么，总觉世界一切，无足轻重，只是你之于我，反觉一天亲爱一天。因为我一生所受的忧患，除你之外，更没有什么人同受的了。然而我终于认你为没灵魂的东西！老朋友，请你原谅我：一个人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无论他说什么，你再不能怨他恨他的了。

唉！我也太笨了，为什么饿了肚子，还同这旧琴啰嗦不休？快去卖！

他毅然决然立了起来，将琴放入琴匣，砰的一声，将匣盖盖上了。正想提着出去，可又止住了脚，侧耳静听，只觉匣中尚有余音，呜呜不已，似乎什么人在那儿叹息，又像一个人快要死了，在那儿吐出一口与世长辞的残气。他听了面上难过了一阵，眉头皱了一阵，仍提着琴匣向前走去。走不几步，又停了脚，将琴匣紧紧挟在怀中，促着气说：

不！不！不能！这不能！我决不肯！这不是疯了么！唉，疯了疯了！饿也不妨！我决不肯卖！我不饿，此刻不饿了！

他开了琴匣，取出提琴抱在胸前，像抱了个小孩子一般。

我的宝贝，请你原谅我：我方才做了个梦，要把你卖去，并非出自本意，乃是被魔鬼，被那饿肚子的魔鬼驱使了。现在魔鬼已去了。哈哈！我心上快活得很，来！唱个歌儿给我听。我们俩应当永远相共，欢欢喜喜的同过这一世罢！

把琴搁在颌下，提了弓便拉。

噍！你那E弦，此刻非但不低，声音反比从前更好了！哈哈！好！好！我们快活极了，你以为快活么！来！唱个《玫瑰》歌给我听！再唱个《她！》歌给我听！瞧！她此刻正在那边包厢里，满怀都是堆着鲜花。她又对着我们笑，把手中的红玫瑰白玫瑰对着我们掷上来了！老朋友，她既在



刘

半

农

精

品

集

9